

大學用書

印度史

吳俊才著

三民書局印行

印 度 史

吳 俊 才 著

學歷：中央政治學校畢業

印度德里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韓國成鈞館
大學榮譽博士

經歷：台大、師大、政大教授

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東亞研究
所主任、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
我國駐薩爾瓦多大使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三 民 書 局 印 行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初版

印度史

基本定價陸元陸角柒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版業字第二〇〇〇號



必 究	印 刷 所	出 版 者	發 行 人	著 者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振 強	吳 俊 才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政劃撥九九九八號

序

印度是中國南面最重要的鄰邦，中國和印度又同是歷史文化源遠流長的國家。照理說我們對印度歷史應當早有深切的認識和瞭解，可是事實並不如此。緣因之一，中國自東漢明帝從印度輸入佛學，漢唐以來，歷代中國的高僧學者極力研究印度的佛教教義和思想，而對一般的印度歷史反而較少注意，降至近代，也很少有人去從事印度歷史的研究，屬於這方面的專著，因此特別的貧乏。另一方面，現代印度對於印度歷史的研究，也是印度獨立以後纔特別加以注意。在此以前是屬於英治時代，更遠一點是屬於蒙兀兒帝國的回教王朝時代，都是異族入主印度，並不鼓勵印度人民研究他們自己的歷史，因為這樣很可能激發其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不利於異族的統治。同時我們也都瞭解，印度並沒有像我們一樣有二十四史一類有系統而從未間斷的史書，記述各朝代有關的史實，因而也就增加了研究者的困難。在印度國內尚且如此，其他國家的學者要從事印度史的探索，更是加倍不易。但是我們和印度毗鄰，數千年來文化交流，和平相處，對於這樣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國家，自不能不注意其歷史的演變和發展。要瞭解現代印度，也必需從歷史着手。

二次世界大戰後，作者於民國三十七年前往印度，得到當時我首任駐印大使羅家倫先生的鼓勵，在德里大學研究印度史。那一段時期正值英國交還政權與印度，以及印回分治與印度獨立前後，得以親身目擊印度現代史上許多重大的變化，回國後曾撰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一書，偏重在印度現代史方面的敘述，以後在國立臺灣大學，國立師範大學及國

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先後講授印度史一課迄今。其間曾陸續出版印度近代史，克什米爾與印巴糾紛，甘地與現代印度等書，一直總想能編寫一部較完備的印度史，供國人參閱。本書之作，卽卅年來此一心願的嘗試。

我國學者治史，強調史德與史見，前者屬於涵養功夫，後者可稱爲治史的心得，作者面對浩瀚的印度史料，乃不揣淺陋，提出印度歷史的特徵，作爲導論，冠於篇首，或許也能對一般讀者提供一些參考性質的意見，仍請海內外人士不吝賜教。

研究印度史，不難發現一個顯著的事實，卽印度歷史的演變，確與同時代的宗教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每在轉換性的關鍵時期，都是先有宗教的變革，然後方引發其他政治，社會各方面的轉變。因此之故，本書頗着重印度宗教方面的探討，諸如婆羅門教、耆那教、佛教、印度教、回教和錫克教、基督教等，其創教的時代背景，基本教義與教規，均儘可能作必要的說明。其中回教與基督教對印度而言，是外來的宗教，然其對印度社會的影響，仍然相當深遠而應爲我們所不容忽略。屬於宗教方面的探討，原宜另有專史，但就印度而言，却與一般歷史的演變，密不可分，因此無法從簡。作者不是研究比較宗教學的，在這方面自然難免掛一漏萬，亦請高明指正。

蒙兀兒帝國的回教王朝以及相隨俱來的英滅印度與英治時代，都是印度史中的重要部份，其對現代印度的影響也極大。對於這兩個異族入主印度的時期，作者儘可能作平衡的敘述。治史難免有褒貶，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如英國的印度史學者之偏見，認爲英滅印度乃是理所當然；或者將東印度公司時期印人對英人之侵略反抗，稱之爲「叛亂」，因爲東印度公司究竟祇是一個外商經營的公司，它並不是一個政府。即使後來公司將產權獻與英皇，在印度成立了殖民地政府，就印度人民來說，

也仍然是有權反抗其迫害。這些都是作者個人的觀點。站在同屬民主自由國家人民的立場而言，持此觀點，應非偏見。

最後談到甘地所領導的印度獨立革命運動，這是一首可歌可泣的史詩，未經流血的戰爭而能贏得印度的獨立與自由，誠屬不可思議，但却為明顯的事實。甘地先生以頂天立地的氣概，悲天憫人的胸懷，領導此一開天闢地的事業，最後功成身退且以身殉道，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三十多年前印度贏得獨立的最後階段，作者有幸均能親身體驗，所以記述也比較詳細。有關資料可能未必能見之於他人著作，祇是作者個人之所見，如有謬誤或偏失之處，並請讀者見諒。

在印度現代史部份所涉及的中印關係，作者覺得也是不可忽略的。其間有不愉快的部份，作者也祇是據實紀述，因為始終相信，中印兩國合則兩利，分則同害，而眼前若干隔閡，終必消除，能重新携手，共謀亞洲之安定與和平而齊心効力。

本書初稿曾在任課時多次講述，隨時增刪。作者前述拙作的資料亦曾引述，並有未經正式發表的個人研究報告，同時納入。當本書付梓之時，作者對故羅大使家倫當時所予之策勉，亡妻馬均權女士甘苦與共患難相隨予我之各種鼓勵，實不勝其感念追思，而新聞界前輩馬星野先生所予作者印度之行的各種協助與關懷，尤永誌不忘。本書得能出版問世，也得到張則堯教授與殷文俊教授二先生之協助，並此致謝。

民國七十年九月一日於臺北

印度史 目次

序

第一章	導論	1
	——印度歷史的特徵	
第二章	古代印度	29
第三章	光輝燦爛的孔雀王朝與笈多王朝	67
第四章	中古印度與回教入侵前後	89
第五章	蒙兀兒王朝始末	139
第六章	英治印度	245
第七章	甘地與印度獨立革命運動	283
第八章	到自治之路	419
第九章	西姆拉會議前後	453
第十章	臨時政府與印回分治	481
第十一章	印度獨立，甘地證果	503
第十二章	英印關係	569
第十三章	中印關係	583

2 印 度 史

第十四章 印度政黨637
第十五章 建國藍圖647

第一章 導 論

——印度歷史的特徵

一

印度是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國家，其印度河流域的文化，據考古學家的考證，距今已有五千年^①。我國在唐以前，稱印度爲身毒或天竺。史記大宛傳，載張騫上漢武帝表，首稱印度爲身毒：「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後漢書西域傳天竺條則稱：「天竺國亦名身毒，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唐玄奘遊印，回國後，撰大唐西域記，始正其譯名爲印度。「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云身毒，或云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

① 近年考古學者在信德省拉卡拉區及旁遮普省的蒙哥馬利區先後發掘了兩個古城，一個是莫亨爵達諾 Mohenjo-Daro，一個是哈拉巴 Harappa，同時在信德省及俾路支等地還有其他出土的零星發掘。從已出土的所有古物研究，確知在印度河流域，距今五千年前，已有相當發達的文化，祇是尚沒有出現文字的記載。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 R. C. Majumdar. 1963. p. 15.

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眾生，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苟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

印度之人，在西元前四世紀以前，自稱其國為巴拉塔 Bharata，巴拉塔相傳為一國王之名，係月神後裔，兼有天下，故以其名為國名[●]。現代印度人，仍不忘其國之古名。印度憲法第一條，定其國名為「印度，即巴拉塔，為一聯邦」。(India, that is Bharata, shall be a Union of States.)

印度之西名 India，首為希臘人所用。西元前三二六年亞歷山大東征印度，至印度西北的印度河流域，即概稱所至之地為印度，從此沿用

●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二，51頁，廣文書局。

● 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國家如埃及、巴比倫、中國和印度，其國家的來源，常有許多流傳普遍而無從稽考的神話。印度古名巴拉塔，相傳為月神後裔兼有天下，即係沿自印度家喻戶曉的神話。因現代印度，於憲法中亦稱其國名原為巴拉塔，具見其頗饒歷史價值。相傳遠古時代，喜馬拉雅山下有一王國，國王名大夏塔 Dashyata。某日王入深山狩獵，忘路之遠近。忽於桃花溪畔，邂逅一秀髮披肩濯足清流之美女，詢之名娑康達娜 Sakutala，驚為天人。娓娓言談間，知其母原係月裏嫦娥蜜娜卡 Apsara Menakar，思凡被下放入間，父為婆羅門智者維希瓦米脫拉 Vishwamitra，亦已修成半仙之體。王聞甚歡隨女至其精舍，見奶娘堪瓦後，是夕遂定情焉。多日後，王將行，謂返即來迎，並贈以金約指為信物。時光荏苒，經年王未迎而女則已懷孕生子矣，取名巴拉塔 Bharata，意為偉大之王，將君臨天下。又春去秋來數易寒暑，幼子日與獅虎為伍，力大無窮，漸長母乃偕往探王，王拒不認。娑康達娜指兒謂王曰：「此兒為王兒，此物為王物，見兒如見王。覩物思人，今王竟不相認，豈能不認己，如此何能馭萬民，治天下？棄孀不足悲，但恐貽笑天下，有損王威矣！」言畢欲去，王受感動，遂悅納之。巴拉塔長接王位，智勇蓋世，萬民共仰，綿延萬代。此一神話，倘與玄奘大唐西域記所譯印度國名，謂「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眾生，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亦相吻合，可見玄奘遊印時，或亦在北部印度，得聞此一神話。

至今。

對於印度歷史的研究，印度的歷史學者到了一九五〇年印度獨立以後，才開始作有系統的整理和著述，在此以前的英治時代，在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政策之下，並不鼓勵印度人去學習和研究他們自己的歷史。但是英國的歷史學者卻很重視這方面的研究，其所記述則難免偏頗。例如牛津印度史一書作者斯密士將東印度公司如何滅亡印度以及英國殖民地政府在印度的統治，都敘述為理所當然的發展，而對一八五八年印度人為反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革命運動，卻又稱之為叛亂，顯然不易為英國以外的他國學者所能同意。至於英治印度以前的蒙兀兒王朝時期乃至中古以前的印度教與佛教王朝時代，印度歷代的歷史學者，卻也沒有留下完整的記載，更沒有像我國二十四史這樣能歷代相連貫的史書，因此史料雖多，還待繼續的整理、研究與編寫。

中印兩國唇齒相依，文化交流，不絕如縷，且從未兵戎相見，真算是和平相處的兄弟之邦。不過我國史籍有關印度的記載以及國人對印度的興趣，過去卻都偏重在宗教方面。這些的寶貴史料，當然也有助於對印度歷史的研究，可惜涉及的範圍較窄，而且對有關的記載，也很少注意到時間的因素。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便是這種典型。例如在西元前四世紀印度第一個王朝孔雀王朝建立之前，印度北部的一個地方政權摩揭陀 Maghad，可以說是一個關鍵性的王國。孔雀王朝就是在摩揭陀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可是玄奘對於摩揭陀雖有一千字的記載，卻並不會提到這一王國興亡的年代，而只是說明這一地方王國的國王如何「崇敬佛法，愛育黎元」以及其遵從母命，「有過好生」等^①。玄奘遊印度，是在西元七世紀之初，距離摩揭陀時代也已經有了一千一百餘年，不過倘使玄奘能就當時所接觸到的史料亦有較詳交代，則我們後人對摩揭陀乃

① 玄奘，大唐西域記

至孔雀王朝的一切，就能有更爲可靠的文字記載了。玄奘離印後不久，阿剌伯的回教勢力即已自俾路支攻入印度西北部，從此開始了八個世紀的戰爭黑暗時期，大部份佛教與印度教時期的文物毀於戰火，因此後人要研究印度中古以前的歷史，也就更加困難。

西方國家和印度的歷史學者，在研究中古及上古的印度歷史，較少採用我國有關的史料，而偏重於希臘有關的記載，以及阿育王時代所留下的殘碑斷碣，和吠陀經及拉瑪亞拉史詩與大戰書等^⑤，不過，同樣無法獲得某一史實所發生的確切年代之記載。

歷史的史料與歷史的知識，本是兩回事。我們對印度歷史的知識不够，有待繼續去探求，但我們不能否認像印度這樣歷史悠久的國家，雖歷經變亂，仍擁有很豐富的史料。面對五千年龐雜的這許多史料，要想簡明扼要，理出其來龍去脈，實憂乎其難。現在只就作者認爲可稱爲印度歷史的特徵，或名之爲影響印度歷史發展的關鍵因素，先作一說明，也許有此說明，我們能獲得一些基本的概念，作爲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參考。

二

研究印度歷史，第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便是宗教。從紀元前十五世紀雅利安人進入印度創立婆羅門教開始，至現代印度甘地主張復興印度教的精神，使印度脫離英國殖民地的統治而獨立，印度歷史上每一關鍵時期的變化，均與當時的宗教改革，密不可分。且往往都是先有宗教的改革，然後始繼之以政治、社會與文化經濟的變易。倘稱宗教爲印度歷史的重心，亦無不可。因而我們如不能瞭解印度宗教演變的軌跡，即不能深入探討印度歷史的演變。這不單是因爲婆羅門教、耆那教、佛

^⑤ G. Courtillier's Summary of the Poem p. 97.

教、印度教、錫克教等大的宗教皆係創立於印度，年代久遠，皈依者多，影響力大。也不祇是由於印度能吸收其他地區的外來宗教如回教與基督教等，均能兼容並包，在印度人民生活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乃是宗教在印度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僅限於每一時期人們精神生活的層面，而是擴大及於整個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在世界歷史上，我們還很難找到另一個國家，像印度一樣，如此長時期籠罩在宗教影響力量的涵蓋之下。但這不是說，有形的單純的宗教組織控制了一切，而是印度歷史上偉大的宗教家和政治家，一方面以超凡入聖救世濟人的精神，提供人們以填補心靈空虛的宗教信仰，教化人們遠離世俗的污染，營高度精神自由的生活，表現於純宗教的信仰；也表現於與宗教有關的文學、哲學、與藝術。另一方面他們又朝着積極的政治領域努力，要將宗教家所描寫追求的理想在現世界實現，使宗教與政治合一，作為他們的政治理想。如釋迦牟尼，如阿育王，如現代的甘地，都是屈指可數的偉大人物。他們的理想和事業，尤其是他們的偉大人格，已成為印度歷史中不可分割的部份，深深掌握了在他們所處的時代的印度的社會，也影響着他們以後久遠年代的印度社會。

印度的地理環境，似乎是宗教信仰容易產生並且普遍流傳的重要因素之一。北方巍巍的喜馬拉雅山與北部山區，處處是高山插雲，雪嶺綿互的崇山峻嶺，使人望而生畏，仰之彌高。東、西、南三面均在浩瀚大洋的包圍之中，在遠古時代，這不是人們可以來往超越的。西北的印度河與東北的恆河，源遠流長，給人們帶來灌溉與交通之便，也不時氾濫成災，使人感到自然力量之不可抗拒。同時西北的大沙漠，東北的原始叢林地帶，都是那樣的神秘，使人望而却步。一般說來，印度的氣候都相當炎熱，農作物容易生長，但終年日以繼夜的熱浪火風，使人頭暈目眩，覺得個人在宇宙中之渺小，必須尋求一種依托，作為精神上的安身

立命之處。加以自紀元前十五世紀亞利安人侵入印度半島的時候開始，就有不斷的戰爭，而且外患頻存，人們幾乎很少享有太平歲月。這樣的自然環境加上人禍天災，是最宜於宗教信仰的推廣的。宗教信仰可以幫助人們從現實界的不滿中，去幻想追求不屬於這現實界的另一精神上的世界。因此他們才有勇氣和耐力，忍受各種的侵襲和打擊。宗教也提供人們一種無限的希望，希望明天和來世是那樣的美好在等待。世事如浮雲，變幻無常；人生若夢境，四大皆空，又何必執着於現實的苦海中不能自拔！？

關於印度各種宗教的教義及其異同，與創教沿革等準備在本書以後的各章裡再加詳細探討，此處所要列舉的乃是宗教與政治變革相聯的關係。最早在印度創立的宗教，乃是雅利安人所建立的婆羅門教。雅利安人對印度歷史的重大貢獻，尚包括創造了文字梵文，建立了嚴密的社會結構階級制度。但文字最早用之於宗教的祭祀，四階級的說法，更是根據婆羅門教的教義而來，所以說婆羅門宗教一開始就與印度歷史的演變，發生了密不可分的關係。以婆羅門教為中心的印度社會，首先在印度河流域，以後繁衍至恆河流域，大體是以北印度為範圍，最初並沒有統一的強大政權，只有散佈在各地的城邦組織。其中最大的一個便是摩揭陀。由於婆羅門教是主張神權至上，代表教會的婆羅門僧侶，一方面是現實界的中心人物，他們控制着各城邦的政治領袖，沒有經過他們所主持的祭典就職，城邦的政治領袖地位，不會被社會所接受。僧侶們也直接干預每一家庭的生活，包括祭祀、婚嫁、納稅、司法處理在內。人們希望免罪超升，在未來世界獲得神的赦免，也必須由婆羅門來決定。所以他們是真正的統治者。教會也等於是掌管現實界與未來世界雙重性質的機構，這對由於社會逐漸進步，大的政治勢力之出現，自然是一個大的障礙。當然也是思想進步的障礙。因為經典的解釋，也完全操之於僧侶。

這樣一個社會，自然漸漸不能滿足多數人的需求，因為多數人被少數的婆羅門僧侶所主宰。到了紀元前五世紀，釋迦牟尼便出而創導思想解放、社會改革與宗教改革。與釋迦同時的還有耆那教的創主馬罕維拉，也是倡導宗教改革，但他主張人們應絕對苦修，控制情慾，方能獲得精神的解脫，更不易為一般人所能接受。釋迦的目的是推翻婆羅門教的腐敗特權階級，是打破僧侶壟斷思想的一種溫和改革運動，當然這更是一次劃時代的宗教改革。他主張泛愛眾生，使多少世紀受婆羅門教所鉗制的思想專斷與階級壓迫，獲得解放，眾生平等，人與神之間並不需要一個婆羅門的特權作橋樑，根本否定僧侶們的神聖地位。他也反對僅憑殺牲、獻祭，就可以超昇，對假借神意聚積財富的教會，作了澈底否定。認為任何人只要能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釋迦牟尼將過去艱深的婆羅門教教義，改為大眾化的口語佈教，使人人如沐春風，均能領悟。他也反對多神之說，提高創造神的地位，定為一尊，以收精神集中，意志集中的功效。人人因為受到這一新興宗教的思想啟發，不再畏懼婆羅門教的壓迫，而能激發每一個人在平等基礎上自我創造與自我發揮的勇氣，思想界、宗教界的這一轉變，正符合了當時社會發展與政治上的需要。政治領袖們也獲得了新的鼓舞，從婆羅門長期壓制下脫穎而出，其中尤以摩揭陀國的領袖旃多羅毘多，從此收攬人心，整軍經武，逐次擴展其勢力，最後終於締造了印度歷史上的第一個帝國——孔雀王朝。又因為旃多羅毘多等均崇奉佛教，所以也稱為佛教王朝。這一王朝的黃金時代則為紀元前三世紀的阿育王時期，文治武功均極一時之盛。

佛教取代了婆羅門教的地位，並且催生了孔雀王朝，建立了帝國，乃是印度歷史向前的一次大發展，尤以阿育王主張泛愛非攻，罷紂武備，宣揚佛教，想要將佛家的理想在現世界實現，更是影響深遠。

在阿育王時期，佛教與婆羅門教的鬭爭是相當激烈的，婆羅門僧侶

被剝奪了特權階級的地位，但是佛教的廟宇之設，偶像崇拜，和聖地巡禮，也難免被指爲是形式上的功夫。過去婆羅門僧侶雖然壟斷了宗教的研究，但仍然保持了高深的義理，可以滿足若干人的需要。以後佛教提倡大眾化，高僧學者固然有其深厚修養，但是對一般合十如來頂禮膜拜的人來說，佛教就變成只是求福免禍的迷信了。加以阿育王時期雖去掉了殺牲獻祭的婆羅門教陋規，可是通令全國素食，也仍然干涉到人民的自由。他主張廢除全國的武備，從此中央無強大的國防力量，結果阿育王一死，中央政權瓦解，盜賊四起，便又使大家陷入苦悶時代，如是宗教界和思想界又醞釀再一種新的變革。

這種改革，表面上是對獨崇佛教的一種反抗，實質上可視之爲婆羅門教的復辟，他們又掀起對遠古毫無拘束的浪漫狂熱。喜愛神秘的事物，不習慣於組織的生活，競向梵文經典中去鑽研，並且隨心之所愛，喜歡拜那一個神，就拜那一個，不願意獨崇創造神。當然不會有人明目張膽，要恢復婆羅門的特權控制，不過總希望有變，變得更自由更和諧，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一種思想界與宗教界的轉變，是溫和的、漸進的、並不是經由一位新教主的倡導，而是經過相當長的時期所逐漸形成。丟掉一些東西，又恢復一些東西，可說是融和了婆羅門教與佛教二者之精神，成爲一種新的宗教。阿育王死後中央政權之瓦解，提供了自由放任的環境，紀元後四世紀新的政治人物旃陀羅笈多一世，首先揚棄佛教而改爲接受新思想，更加強了這一時代精神的轉變。其結果創建了印度歷史上的第二個王朝，通稱爲笈多王朝或印度教王朝。這個王朝從紀元後三二〇至四八〇年，爲時不過兩個世紀，不像佛教王朝之久，但是它在印度歷史上卻被稱爲文藝復興的黃金時代。

就純宗教而論，印度教恢復了婆羅門教時代通用的梵文，以及對吠陀經典的重視與致力研究。旃多羅笈多一世也不再使用通俗的巴里文，

又確定所崇拜的神爲三神，即創造神、破壞神與保護神。雖不及婆羅門教所拜三十六神之多，卻較佛教獨崇一神有所增加。神的多寡，由人們自己喜愛，但天上每增一神，人間便多增一派勢力，多一個教會的支派，大家利益均沾，才得相安無事。亦可見印度教時期的印度社會已經逐漸定型，各行各業，井然有序，所以也將神的社會作了一次整理。他們歸納宇宙間的力量爲三，即創造生命、破壞生命與保護生命的三種大力，各有一神爲之掌管。其中破壞生命之神，雖不爲人們所喜愛，但不能忽視其存在，故應敬之畏之拜之，使減少其對人類的損害。新興的印度教，也兼採佛教的輪迴之說，並重視殺牲獻祭、聖地巡禮、設立廟宇、崇拜偶像，故具有兩教之特徵，使利益得以互相調和。這時期社會上瀰漫一片祥和之氣，文藝、思想界各展所長，加以印度教王朝諸王的適度提倡與運用，所以成爲文藝勃興的黃金時代，並在政治思想上確立了君爲國主的地位。佛教創立於印度，普及於亞洲，見重於世界，但在印度半島上自公元四世紀以後，即日益萎縮，實因後起的印度教已融和，並取代了佛教的地位。

印度由印度教轉入回教時代，是經過將近八個世紀的歷程，從公元八世紀至十六世紀，但即使是回教勢力的全盛時期，印度教的信仰也仍然存在於民間，尤以印度的西南地區。不過中央政權的統治階層，全由回教徒所控制。回教是從亞拉伯半島經阿富汗進入印度的。由於回教本身的特質，它開始大規模進入印度時，便不單單是一種宗教信仰的傳播，而是政治與軍事力量之同時併進，及其建立帝國，則整個行政體系、社會結構、文教設施皆無不變易。惟從深入視察，其對印度傳統社會發生深遠影響的，仍應以宗教爲主。回教之最不同於印度傳統宗教者，在其強調入世而非出世的現實主義精神。回教相信眞主乃是唯一的、無所不在的、全能的、憐恤世人的、至高無上的、愛人的創世主。宇宙萬物之